

通志壹經解

DE 12
1411
962



孟子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語錄曰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

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輔氏曰時十二時也日十日也支十二支也干十干也孤虛星也王相五氣之盛衰也其法具於兵書所由來者遠矣○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子丑為孤午未為虛王相如東方木王相於卯之類○愚謂孤虛之法以一晝為孤無晝為虛二晝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

東西南北四方然後知其孤
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心之和也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

王貞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

愚謂古者之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

粟穀也委棄也言不

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輔氏曰此帝王常勝之道而夫子所謂我戰必克者皆為是也

○尹氏

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

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語錄曰問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之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往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輔氏曰孟子本將朝王者禮也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者義也於此可見孟子之心至公無私因事制宜如權衡然物有重輕則權亦從而前卻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出見

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言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亦所以警言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平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

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輔氏曰仲子雖學於孟子然未免於世俗

之習囁於勢之尊而不知在己之有義眩於儀之多而不察其意之不誠故作此態是亦世俗之常情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輔氏曰景丑之說擊熙曲拳奔走承順之敬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之敬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也○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

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其慢口
簡單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

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

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大學或問曰子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
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
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粟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
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孟子言我之意

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

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輔氏曰
道雖一

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本而其用則有萬不同時異時殊則聖人處之各自成一
禮經之說固是正理然曾子之說又或別是一般道理也達通也蓋

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
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

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

也為是故耳輔氏曰以為欲自尊大者世俗之見也不足與有為者
君子之心也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者正謂此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輔氏曰自天下有達尊三以下則是孟子自說而集
註所謂曾子之說蓋以德言者特指吾仁吾義云耳

今齊王但有爵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輔氏曰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知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美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語錄曰問賓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夫樂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

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

而德業成矣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能止於仁而惟知恃勢以驕大臣臣

不能止於敬而惟知屈以陷夫君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大亂亟敗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於事亦可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二百

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輔氏曰以事言則或受或不受固不一也以義言則受者義所當受也不受者義所不當受也故曰皆適於義也陳

繇只就事上較重孟子子則以義為斷制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為

不受

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輔氏曰理體也義用也當於理則足

適於義也○問孟子但有辭有受有取初無予之事而尹氏併言辭受取予者何也曰學者玩此章非特可以知辭受之義而亦可以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語錄曰古之王者嘗言為都處便自有廟如大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大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鎬京却無二王之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乃在曲沃而

不徙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

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故邪陳氏名賜三山人○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定蓋元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輔氏曰在易晉之初六曰閑字裕無咎程子曰夫子恐後人不達

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由是觀

之凡始進未受命者苟上未見信猶可以寬裕自守況孟子處賓師之位又未

嘗受祿乎宜其進退寬裕如此也一有官守言責則當自盡其職不可如此矣

蚺鼃是有言責者孔距心是有官守者蚺鼃聞孟子之言雖不自以為罪然遂

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孔距心雖知其為罪却只說過了便休鼃

之資質賢於距心多矣學者須當學于蚺鼃則改過勇而進德當日新也

尹氏曰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同意言孟子之辭受

受取予進退久速雖有不同然非有所愛憎適莫於其間也一當乎天理而已

矣玩味其言可發深省當謂聖賢之曉人常寬裕委曲而無迫切之意人見其

如此也則曰聖賢之術也而不知聖賢初無心也理當然耳故其所為無迹後

世妄意聖人之所為而挾術以諫君故其迹露如魏徵望獻陵之事可見雖能

濟一時之事然懷是心以事君則不恭甚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言蓋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

也行事使事也

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扶天音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

嘗與之言行事一句也孟子言所謂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較甚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

然自常情觀之則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為易之而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子墨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

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輔氏曰古者棺槨無度者想只是過於厚觀十

三卦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輔氏曰謂棺七寸則槨亦七寸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

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輔氏曰先儒多以七寸之棺自天子達於庶人與下文得之為有財兩句礙故解云

所以不得者正謂無財之故耳集註不從者此蓋孟子因而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墻妾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言之也兼孟子自做兩句分說下來得之為有財又是總說必竟是一兩意或者又以為當作而則尤分曉為作而是字誤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必二反忤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

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輔氏曰謂厚其棺槨者正

為死者不欲使土近其肌膚耳惟如此則人子之心始以為快而無所嫌恨也有所恨則是有所不快處有不快處則是其心有未盡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輔氏曰如此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

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

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

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

也

輔氏曰此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矣

仕為官

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語錄曰孟子居齊許

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邪史記云鄒人孟軻勸齊王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又曰孟子言伐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楊氏曰燕固可

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

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此言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

蔡氏曰周公攝政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征討而誅戮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語錄曰周公當初也看那

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輔氏曰周公以親之故不忍料其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以為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為無過也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

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輔氏曰此是集註探程子游氏兩說合而成之可謂曲盡人盡矣舜與周公皆是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地而處則皆然也此乃

是以天理處人倫之極至處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輔氏曰林氏說得齊王之心發處與賈之意邪處孟子責陳賈之言深切處皆甚分明有以啟發萬世之為君臣者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者則如孟子因齊王見牛不忍之心而引之使保民者是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

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名受六斛四斗愚案四豆為區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受六斛四斗矜敬

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

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輔氏曰顯言之則訐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言故但

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

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輔氏曰謂時子不知我之去乃

為道之不行而於義不可不去耳今乃以是誘我設使我誠欲其富則前日方辭十萬之祿今日乃受萬鍾之饋則豈欲富者乎齊王時子之事是皆就人欲

計較中來若孟子之意則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也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鄉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輔氏曰舉季孫所譏

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實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輔氏

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是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

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輔氏曰程子恐讀書者不察誤認孟

子之意故辨明之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斬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輔氏曰好賢之心切唯恐有不當其意故其計必出於此也

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

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

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或問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

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輔氏曰此李先生說也謂若謂二人必欲常有人舉已於君側乃能自安則是好道也豈足為賢況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豈既仕而若此乎蓋二子直道以事君義不苟合非有賢者為之主側必不見容非欲人之舉已者是也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恐繆公不察己之誠也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恐子思弗察己之誠也臣而惟恐君之弗察其誠則其合也難其行道也不易使其君唯恐己之弗察其誠則其合也易其行道也不難繆公之待二子固不若子思矣然子思之與二子事皆其所自取如形影之相似也德若子思則亦應有此若只及得泄柳申詳則又只得如此耳下是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輔氏曰度孟子之於齊王必有為之兆者

王不能用故去之然孟子不言其事故不可考其所以不言者或是當時人自知之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輔氏曰齊宣王資質

大略與齊威公漢高祖相似樸實不欺又與孟子問答不忍之心時亦有所發明故孟子拳拳然以為足用為善然終是志不足以帥氣道不足以勝習故孟子不得已而去之

子不得已而去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之餘意輔氏曰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欲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此其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

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語錄曰孟子與荷蕢

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之果於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

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

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

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

輔氏曰自五百年至

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

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輔氏曰不能無不豫者憂世之心也所謂與民

同患之仁也實未嘗不豫者樂天之事也所謂與天為一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即此章之事則可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
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語錄曰或謂師友之師非師旅之師

曰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考之則師旅為當○孔氏曰仕而受祿

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

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輔氏曰仕受祿禮之常也孟子之不受齊祿禮之變也君子以義起禮故義之

所在禮有時而變也蓋禮則一定義則權其禮之可否者也可則行否則變如此然後得乎時措之宜也公孫丑之學未能造此故欲以一端裁之此其所以誤也

孟子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

子言母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

或問此一節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文集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氣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為賢稟其民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語錄曰七篇論性處只此一處較說得盡須是日日認一過○又曰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又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方做得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問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豈盡有恬於嗜慾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

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應不見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黃氏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為也道之不明久矣舉天下之人汨沒於利欲之中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天之所以與我而堯舜可為者懵然莫覺也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彊之志則將有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矣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程子曰性即理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

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文集曰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

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理而無人欲耳○語錄曰性只是此理○又曰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又曰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又曰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又曰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又曰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又曰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問凡言善惡必先善而後惡何也曰先有理而後有氣也○真氏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之

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而亦莫之疑也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雖若怪之而實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文集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輔氏曰二說自不相礙集註則言世子所以致疑者其意如此講義則言世子比當時之人則尚能致疑於其間三說相須其義始備性本一理則道無二致故也

成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覯古覯反

成覯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

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文集曰如服瞑眩之藥

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以去惡而為善也輔氏曰此可見孟子之所謂性

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

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輔氏曰性善是那

性盡則凡出處語默言論風言凡孟子所說許多義理皆自此流出無有一事

是在外者因人不識其性善故言不及惟程子學已至到故知得至學此說真

能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也○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

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

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

或問三年之喪

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

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語錄曰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飭粥之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愚謂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自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語錄曰古宗法如周公

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

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

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

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

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輔氏曰是應前面冢宰六

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

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

哀而已輔氏曰是應上句

不可他求之意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

世子之知禮也

輔氏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若作可字則不成文理

○林氏曰孟

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

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

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

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輔氏曰林氏之說雖集註前截

增益以成之然辭順義精說得人心事理坦然明白學者苟能熟玩而深繹之則必有所發於己而知性善之言矣至論文公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以為學問之力則尤有益於學者大凡學者必須知此理然後有進而識古人為己之學之意矣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輔氏曰前則云使然

友問後則云使畢戰問此但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可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絢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也亟

急也乘升也詩傳曰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愚謂絢繩之絞也所用蓋

野廬之屋者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

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

穀而不暇為此也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

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愚謂人君纔恭敬則自然能以禮接下纔節儉

則自然能取民以制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

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

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輔氏曰天理人欲固不容於並立然先儒多以爲孟

子取陽貨之言是不以人廢言之公心惟集註以為所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者其說尤為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救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

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

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

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

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語錄曰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

五十六畝則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永嘉陳氏曰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 田而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畝者九其中五十畝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井田法約之但孟子言唯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即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輸官周時一夫供貢商之助則井却於七十畝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

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曰先王疆

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澮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永嘉諸人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去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實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問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取輕者○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澮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什而賦其一野外都鄙之地用助法田以井授中百畝為公田八家各私外百畝同養公田○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案遂人云百夫有澮十夫有溝溝即不見得包溝澮在內若是在內當云百夫十夫之間矣匠人溝

洫却在內故皆以間言方十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為九萬夫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路方員可以如圖蓋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徑法攤算遂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法整齊分畫故遂處畫為井田雖有溝洫不能如圖故但在其間其地餘巨一之地為萬夫者九故以徑法紐算但止言其母數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輔氏曰其曰助法乃是九一者是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

商制實無可考其曰竊料商制亦當如周制則一夫實耕公田七畝通私田七十畝亦為十一分而取其一也與九一之制亦不合然十一而取其一則亦與什一之制不爭多故曰其實皆什一也 徹通也均也 輔氏曰謂徹法耕則通力而共作收則計畝而均分也 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並見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 愚謂此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籍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為虐則以寡取之凶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之意也 盻

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干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句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

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詩傳曰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

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

故引之也語錄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又曰孟子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

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語錄曰問鄉學如何曰皆於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

王貞

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輔氏曰養老序射皆學校教人之事特三代欲異其名故取義不同耳然此三者皆鄉學也故異名至於國學則但同謂之學而已言學則庠校序皆舉之矣鄉學雖有異名國學雖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

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

我之心於此可見

語錄曰孟子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是亦要國大方做得小底亦不奈何○輔氏曰

所謂聖賢則總五帝三王及輔佐之賢與夫子孟子而言之也恭儉德也禮下取民有制政事也貢助徹法度也學校教也所以成終也內外兩盡政教具舉本末始終有序為國之道備矣國雖褊小勢不能致王業之興然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為王者師則德澤亦足以及於天下矣於此可見聖賢至公無我之心石或者猶疑孟子不當勸齊王行王道者何哉齊梁地廣民眾其不王者不為耳故孟子勸以行王政滕國壤地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也故教以

為善以為王者師以此見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為之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

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丁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俸可坐而定也

扶夫音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

輔氏曰因其使畢戰來問故知是使畢戰主為其事而因使之來問其詳也

也度孟子之來滕國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之若孟子尚留滕國則文公亦必親與之商略矣

井地即井田也

謂

井地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井而言之也

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

塗封植之界也

輔氏曰治地謂開辟其方里為井之地也分田謂分為九百畝之田也田側有溝壑上有塗封植則其所植

之木以為界止也

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

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

不平

輔氏曰經畫界止之法不修則田無定制不定為一夫授田百畝之制而民之豪強者惟其所取得以兼并其他人之所有我之所占者既多

則人之所得者或少故於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則不特取公田十一之賦而暴君貪吏惟其所取得以哀斂其私田之所入此或得祿之多此或得祿之少

故於穀祿有不平

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

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輔氏曰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

美意河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才有慢心事便日趨於弊壞也

有以

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輔氏

曰國無大小雖小國亦有仕於朝為君子者亦必有耕於野而為野人者無君子則孰治小人無野人則孰養君子言此以見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而有

國者之於經畫誠不可以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語錄曰野謂甸

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又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四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

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收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

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收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

人徒十人○輔氏曰郊外都鄙用助法則收其公田之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食

國中鄉遂用貢法則使耕者什而自賦其一以充國家之所入其遠近之所以

不同者詳已見前段此周之所謂徹法也前所謂徹者通也均也者所以釋徹

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是如此

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

止什一矣輔氏曰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

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彊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語錄曰卿受田六十

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問卿士大夫之有圭田必有

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如井九百畝而百

畝為公田之類曰其制未及詳考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

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圭田無征

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

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語錄曰餘夫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

夫百畝之外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輔氏曰鄉謂萬二千五百人為鄉之鄉死徙無出鄉者死而葬者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也鄉田同井者同

鄉之人則八家同為一井一井之中其出入則自相為伴防禦寇盜則自相為助疾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井田救災恤患之事也如此則朝夕同處自然親睦也此又言助法之善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

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

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

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

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

意也

輔氏曰此非是解此二字之義乃就井田之法上言必能如此立法然後可謂之潤澤也

○呂氏曰子張子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
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
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
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
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
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
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
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
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
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

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輔氏曰張子之學已到古
聖人之心事故見得治天

下先務必當以經界為急於是力致詳究知其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行之有術
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既不得行則又欲私為而小驗之以明先王之法
無不可行者以待後
之君子嗚呼仁哉 ○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

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
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
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輔氏曰常人而欲法古先哲王之事於後世者往往不曾先得古人之心屑屑
然泥其既往之迹到行不得處則反出其私意穿鑿杜撰以求其必濟甚甚至
於嚴刑峻法以箝人之議疆民之從於是與先王之意背馳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者多矣唯子孟子之學識其大者謂先得古先哲王之心也是以雖當禮法廢
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而致詳謂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舊
以為新謂推其既往以為今日之制雖不屑屑於已往之迹而能合於先王之
意此與聖賢同一心事同一軌轍
信非命世亞聖之大才不能為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屨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 捆音閭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

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

輔氏曰此可見人心之所同不獨孟子以為仁政而當時之人亦莫不以

為仁政也

輔氏曰前言市廛則為市中之宅此但言廛則為民所居而已

氓野人之

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

愚謂織屨必扣採者

蓋穀子之使堅實也

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

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

方稱黃帝之說也

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買賣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三者皆

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

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便真有神農黃帝之言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

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

君子野人之法

輔氏曰文公既有意於為國而問於孟子孟子既告之當以經界為始而文公又使畢戰主為其事矣故鄰國

皆知之而有志之士各欲以其所學來告至於異端邪說亦皆欲來售其說如許行是也許行謂君民尚當並耕而食則為君子而仕者可知矣是其說正與

孟子分別君子野人相反故知許行欲陰壞其法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為甑者

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輔氏

曰此但言其勞耳若曰以一人之身而欲自為百工之事以足其用則譬如率天下之人奔走於道路而無時休息也其可哉治於人者

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

輔氏曰君子勞心以治人而食於人野人勞力以治於人而食人此理天實有之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正猶農夫與陶冶相與易事而以相濟相成也豈有相病之理乎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瀕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鈎盤。曰鬲津。蔡氏曰。書傳案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書傳引。此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朱子晚年所訂。正當以為定也。滄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愚案。濟水出河東郡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東。北至于乘入海。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

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語錄曰。決汝漢淮泗。

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翱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案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邗治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閑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治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沂而邗。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治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案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共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語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二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嶧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葛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聞費心力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

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

真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道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書曰天

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輔氏曰舉書曰以為證者天敘即所謂固有也

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

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

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

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

命契之辭也語錄曰問振德是施惠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教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

教之○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覺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德謂加惠也此數句先儒註解皆只大綱提過都無意味至集註而後字字研究其理如此方見聖人之用又斷以為堯命契

之辭始得允當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者可知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
所及亦有限而難久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民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

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

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

以為仁也輔氏曰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有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

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入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
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
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
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
於夷也

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
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
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檐也

場冢上之壇場也

愚安未自至覽云孔子冢前
以鎮辟去為祠壇方六尺

有若似聖人蓋

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
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
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
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

所能彷彿也

輔氏曰此自是曾子見得如此他人不知其味也學者須是深思而熟玩之直到曾子見處方知其味

或

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鴟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

詩傳曰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交幽深遷升喬高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

愚謂荆本州名春秋初以州舉曰荆

後乃曰楚舒國名近楚者也

愚安本春秋傳杜氏註舒國今廬江舒縣

懲艾也安本今

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纁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輔氏曰下繫謂神曲展取噬嗑之象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

五

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

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輔氏

曰若不着得精粗好惡來說則無由說得通此義自子孟子來無人看得出至集註而後其義始明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

篇反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
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輔氏曰初不言孟子有疾而忽言今吾尚病病愈我

且往見則孟子之意可見此亦所謂不屑之教誨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或問夷

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

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輔氏曰先儒皆以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兩句為孟子設為此言以問夷子蓋於其事親至切處感發之今集註斷以為夷子實嘗厚葬其親不從墨子薄棺無柩之制者蓋墨子之說本失於兼愛二本耳若薄葬則特其教中一事夷子雖受其教而至於葬親之時天

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政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

音蒲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所謂若保赤

子一句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舉之而問以此言何謂也是其意欲援儒以歸墨以極孟子之非己也

又曰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

之意

語錄曰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

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其道理○輔氏曰夷子蓋以墨子所謂愛無差等之說有似於儒者若保赤子之言是欲強推墨以附儒又言施由親始謂愛無差等則皆當致厚但其所施則當自親始以釋己之所以厚葬其親之意也

皆所謂遁辭也輔氏曰蓋孟子夷子之心是他於理已去不得故強為此辭說以避免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

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

子無知而入井耳

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云若則是取譬也明矣

蓋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正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非謂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即與己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

若天使之然也

輔氏曰此理乃自然而然故若天使之若此

故其愛由此立而推

以及人自有差等

輔氏曰書云立愛自親始蓋人之愛皆始於事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

推以及民及物自有等差輕重此仁義之道所以相為用也

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

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

而何哉

或問此一節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

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語錄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為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一言而不知愛無差等為二本也○又曰既是一本其中便自然有許多差等若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又曰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又曰事他人之親如己

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
了如一木有兩根也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

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

自覺其非也

輔氏曰此段言夷子雖陷於墨子之教而其天理一點之
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
際猶知有所擇而不至妄行錯施故孟子之言得
以因其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
楚怪反泚

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
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輔氏曰此
又孟子略

其道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人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
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
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

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

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

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

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

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

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

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

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 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

文集曰命之矣之字作夷之名方成句法若作虛字則不成句法

蓋因其本

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

惑易解也

輔氏曰此贊孟子之善於教人能因其明而入之得納約自牖之義是以力不勞而功自信也

孟子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

輔氏曰謂曰局於小節也此止對下文所謂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而言之也言不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

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

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

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

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語錄曰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夫虞人招之

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

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輔氏曰讀孟子須是

就一章之中又斷置得得如此分明方可玩索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語錄曰天下事不可

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知且在理上求之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輔氏曰人心不可二用喻於義則昧於利喻於利則昧於義義我天理也利私欲也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不可夫人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方其始也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殆其終也則併與小大皆不復計不至於滅天理而壞人紀不止也此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專攻之篇言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令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血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

就而可以行道孔子當先為之矣孔子豈不欲道之

行哉

輔氏曰楊氏只說何其不自重也一句便見得他是有諸己者凡人不知立己故不自重徇利忘義我性已從人無所不至唯君子明道正

義知所重在己故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也其以孔子為言者欲學者知所法也欲道之行若仁也進必以正者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恃此其所以為聖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

攻伐故諸侯懼也

輔氏曰儀衍二子皆破六國之從以為橫者也故或有觸其怒者則用其險譎之術交關六國之君

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若安居不出則天下熄然無事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為於虔反冠去

設齊女家之

正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

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

黃氏曰衍儀戰國之遊士也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必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者不及衍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他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哉也印是心而充之則貪得嗜利昔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輔氏曰二子之說諸侯亦非能彊其所不欲也不過阿諛苟容以逢其惡而順其意耳是乃妾婦順從之道也婦人之事夫唯當以順為正其或夫有過失亦當委曲與順以開導之使得於義可也然亦或有彊矯其夫而得正者要之非常道

非丈夫之事也

通志堂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語錄曰大緊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郭然無一毫私意宜

與天地同其運道便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箇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箇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

道守其所得於己也

輔氏曰與民由之則是推己之所得而與民共由之也獨行其道則是其守道有不容推之於人

故但守其道於一己而已守其道於己則雖不得志而其道未嘗不行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

屈挫其志也

愚謂富貴則求得欲從故多致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多致變其節遇威武則又易致墮履震懼故多挫攝其

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

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

道哉

叔京名錫昭武人○輔氏曰他說得當時風俗人情出謂聖賢道否天下不見其德業之盛者尤好使聖賢之道得行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

平萬物各得其所則斯民也當安然自適於泰和之域豈復以是區區者為考哉既不復見聖賢之德業宜乎以是姦巧之人得行其志氣焰可畏之為大丈夫也孟子力辨而深詆之其所以正人心之功大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

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亦反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

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

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祀不容以

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為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

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但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男以

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輔氏曰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

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徇利狂道以求君則為聖賢之學者宜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

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愚謂彭更之意不以舜為泰蓋品以士之無事固不可虛食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美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
 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輔氏曰彭更至此其辨已窮不復有說則既以為食功矣以為食
 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是真尊梓匠輪輿以為有事而可與之
 食輕為仁義者以為無
 事而不可與之食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餉式
其反

葛國名

愚案葛國在
梁國寧陵縣

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

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
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或問

湯為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
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無不感無不通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食音嗣

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
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

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
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
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
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
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包生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為國而不自彊但以彊大為

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己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居州亦宋人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一己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使取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

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走功而已哉置一小人於其間則便足以惑其君而敗其類況於長幼卑尊皆非君子而獨欲以一薛居州使王為善豈可得哉

至公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可輕往見君至於文侯繆公屈已求見其意已切雖能聽用與否未

可知聖賢於此則必見之矣至於踰垣閉戶則不成舉措亦為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見欲

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

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

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

禮辭小人秉彜不可矜貨既先來加禮於己則己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且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報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愚謂竦體者竦縮其身強笑者強容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愚謂治畦灌園也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

與之言也報報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

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輔氏

曰曾子厚重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果勇決故以未同而言報報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知猶不知況為之子此子路守己之嚴而惡不仁之誠也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又曰言心聲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不肯枉道以徇人者可知矣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

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

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

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于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污穢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循者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

輔氏曰因物自來而掩取之則非盜竊者之比若盜竊之為則又大不可也

損減也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輔氏曰觀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便見他胸中包括得宇宙過先言氣化後言人事者氣化有盛衰然後

人事有得失此理之常也然亦有氣化衰而人事之得可以轉移氣化而使之常盛者亦有氣化盛而人事之失有以成敗氣化而使之遽衰者此理之變也蓋氣化無欲而有理故盛則必衰衰則必盛猶晝夜反覆之相尋人則有理有欲順乎理則事得從乎欲則事失其得失雖亦反覆相尋然人欲不行而唯理是順則其事常得而無失可併與氣化而轉移之若堯舜與賢之事是也若肆人欲以滅天理則雖氣化之盛亦可以成賊之使遽衰三苗弗格于有虞之世三監弗靖於成周之時而漢唐之世一再傳之後遠有呂武之禍皆是也向非舜禹周公之聖及漢庭之賢仿有以平之則豈不至於衰敗乎集註則但言其理之常者耳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洛水警夏洛水者洪水也

洛音

五百九十五
降入胡貢
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澤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輔氏曰此一治

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為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浦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中夏太康孔甲履

癸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屢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

相去聲
金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愚案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紂幸臣

也愚案飛廉善是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

書君牙之篇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

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與舉書之說者此言

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大正之道周全盡美而無有一毫壞缺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且惡之法無一之或墮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

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斯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

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

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

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

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胡氏名安國建安人○永嘉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

法繩諸侯所畏所畏皆畏奉行正法繩空言以寓行事與天子無異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

愚謂孔子作

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語錄曰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使懼恐未足以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祭木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夫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作春秋以討亂賊垂致治之法于萬世之下則其功又大於舜禹矣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語錄曰楊墨曰自是差此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蓀負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

綴以功

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尋無父此一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問率獸食人亦深究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依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遂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為亂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以與公明儀所為率獸食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偏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誣字但未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塞室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天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得達於外況能廣充之以全其量乎嗚呼人之始生也既有氣稟之拘其少長也又有物欲之蔽其既長也又有異端邪說之誣不有聖賢之教左右扶翼之則幾何而能有所立於世哉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真氏

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

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輔氏曰此一治又純

乎人事也故氣化不應而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楊墨之說滅息程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

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

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

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語錄曰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

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齷齪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真氏曰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與故其迹似乎義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舉一動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揀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

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 補氏曰洪水

人之身夷狄篡弑賊人之性害人之身或專出於氣化故曰災賊人之性則實出於人為故曰禍然人而為夷狄之行篡弑之事者但自賊夫己之性耳至於邪說橫流不能救止則天下之心皆為之蠱壞將胥而為夷狄禽獸之歸矣此其所以為害愈慘宜乎孟子之深排力詆而不少置也 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 輔氏曰重言此以深致其意者欲人

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 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

得已之故哉 輔氏曰知道者備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故知邪說之旨特為深切而真有不得而不救之者也學者苟能考

三聖之心味孟子之說詳朱子之註則非徒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亦將併與斯道而得之矣人徒見孟子為一匹夫耳而不知其所憂者如是之大所任者如是之重也且歷代聖人之言為皆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得已則聖人將無所為矣豈獨孟子之辯哉

陶士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輔氏曰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

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孟子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

○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

於禽獸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

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真可謂以

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

是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存是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聖人救世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

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

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豪釐有差則害流

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

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

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輔氏曰尹氏所謂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者其亦真知孟子不得

已之故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

通志堂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蝻蝻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

也
輔氏曰齊俗奢侈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康章之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其語意與于誠齊人也者

似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
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

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辟纊音虛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駮者已頻頰曰

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鱸同願與慶同于六反惡

平聲覩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覩覩賊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

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至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物也況如康章者既已稱仲子為誠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則孟子烏得而不與之辯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也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焉者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非人之所能為則是邪說誠行又豈可不深辯而力攻之耶○又曰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

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

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輔氏曰人倫天彝也人唯有人倫然後可

避兄離母則是無人倫矣雖有小廉僻行適足以

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此其所以為大也

孟子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